

# 马来西亚华人英语的特点及其成因

陈恒汉 (中国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 摘要

本文以留学中国的马来西亚华裔留学生所讲的英语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马来西亚华人所讲的英语在语法结构、词汇表达、拼写习惯等方面的一些常见特点,着重说明福建、广东等中国南方方言作为早期华人移民的语言,是如何渗透到马来西亚华人英语变体的形成的过程。最后,作者也讨论了马来西亚华人语言文化交融和整合中,马来西亚英语的未来发展走向。

**关键词:** 马来西亚英语、马来西亚华人、语言文化交流

# English as Spoken by Malaysian Chinese: Uniqueness and Contributing Factors

CHEN Heng-han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qiao University, 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phonetic, lexical and grammatical feature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s spoken by Malaysian Chinese. Malaysian English is different from the standard British English because it incorporate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alects of Fujian and Guangdong. The prospect of researching on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contacts between their dialects and English is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Malaysian English, Malaysian Chinese, language contact

语言变体 (Language varieties) 是现代语言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英语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国际通用语言, 在和世界各地的接触交流中发生了诸多的区域变化, 从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英语”。根据McArthur (1987) 的研究, Englishes一词最早于1970年出现在Strang的《英语史》中。他说: “如果你是学生, 你会听到用各种不同的英语 (different Englishes) 作的讲座, 至少有一种带有外国口音”。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 以World Englishes和New Englishes为题的文章开始涌现, 进一步奠定了这一概念的形成与这方面的专题研究。本文主要研究的马来西亚华人英语, 就是处在外围圈的标准发展型的东南亚英语变体的一种。笔者在华侨大学任教境外生英语课程, 由于采用交际法主导的国际英语教材, 经常要监听学生的小组讨论以及检查学生的书面作业, 在长期接触侨生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口语和书面语的语料, 为开展此项研究提供了不少方便之处。

马来西亚的华人的语言现象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 生活在马来西亚华人社区的人, 总是会给外人一个很特别的印象, 即“能说会道多种东西方语言”。在笔者的境外留学生里 (他们大部分来自东南亚国家或地区, 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汶莱以及台湾、香港、澳门等等), 马来西亚籍的似乎每一个都是“多语天才”, 即他们通常都会英语、马来语、汉语普通话、广东话、闽南话以及客家话等好几种语言, 即便并不是很精通。近几年来, 马来西亚来华留学的学生逐年增多, 在与他们的进一步接触的过程中, 笔者对马来西亚华人社区的语言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 在我们获批的社科研究课题“从东南亚英语变体看泉州和南洋的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流”中, 对于马来西亚华人英语的特点及成因的研究就成了我们的首选对象。

## 一、华人移居马来西亚的历史溯源及其语言使用状况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最大的三个民族是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 全国人口已逾2000多万, 其中华人大约有500多万, 约占26.4%。华人到马来西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汉代, 然而大量到马来西亚定居是近一百年间的事情。王赓武教授曾经把东南亚华人史分为流离时代 (19世纪以前)、华工华商时代 (19世纪) 和华侨时代 (1955年以前), 这种分期已经为多数学者所认同。最先去的大都是契约华工以及以投亲靠友的方式陆续迁徙, 一般按照方言和祖籍地集中聚居。这是因为远隔重洋在异国他乡, 没有亲人和老乡的照应, 是很难立足的。华人移居马来西亚后, 按祖籍组织了同乡会, 按姓氏组织了宗亲会, 在乡亲之间济贫救困、互助合作、争取权益、反抗压迫的过程中, 母语作为一种纽带把华人紧紧地联在一起, 这就是方言及其文化传播的历史背景。

马来语为马来（西）亚独立后的国语，是根据立法规定的初中以上学校的教学媒介语言；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被广泛使用，也是必修语，有些国立或私立的高等院校也采用英语教学，独立后由于英语环境和英联邦制度得以延续，马来西亚的政府、商界、教育部门等都通用英语；而华人多用华语及其方言，早先的移民多使用方言，包括闽南话、广东话和客家话，现在的新一代华裔则趋向于共同语——华语，即普通话，这和辛亥革命之后新式的华文学校采用了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以及近数十年来华语的广播、影视、音乐的普及有关。根据我们的调查和访问，在马来西亚华人中，华语相当普及，几乎所有的年龄层的华人都能听懂，而英语主要是青年一代掌握的，中年以上华人通英文者大多是高中以上程度的白领阶层。由于青年人很少不上中学的，上了中学就有英语训练和要求。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依旧没有忘记父辈的语言，用方言文本所记录下的某些观念和习俗，以方言词汇流传下来的乡音和典故，依然保留在马来西亚华人社区甚至汉语方言的社区，保留在新一代华裔青少年所呈现的浓浓的中华文化遗产的氛围里，这在东南亚甚至是中国大陆都不多见，很值得学者关注。

## 二、马来西亚华人英语的语法结构

马来西亚华人英语的语法结构特点，受到了中国方言和马来语的共同影响，存在一些特别的语法现象。根据Newbrook（1997）从马来西亚的英文报纸中选取了有效的分析语料292页，发现在其中的220页中有明显的马来西亚本土的语法和词汇特征，共有1444项，其中语法标记为1215项，词汇为229项。他把这些数据归为10类，图表如下：

类别	特征的类型 (Type of feature)	标记项
1	句子结构/补充成份 (Sentence structure/ complementation)	266
2	名词、动词的单复数/一致性 (Noun and verb singulars and plurals/ concord)	366
3	时态/体 (Tenses and aspects)	58
4	情态 (Modals)	67
5	其它动词问题 (Other verb matters)	38
6	名词词组结构 (Noun phrase structure)	115
7	形容词和副词 (Adjectives and adverbs)	56
8	介词和小品词 (Propositions and particles)	107
9	连词 (Conjunctions)	48
10	标点 (Punctuation)	94

由此看来，语法特征比词汇特征更明显，占84%之多。Newbrook的研究表明，即使在最少本土化的“高方言”中，马来西亚英语也与标准英语有着明显的差异。笔者下面结合马来西亚英语的特性，着重谈谈马来西亚华人英语的语法变异。

## 2.1 疑问句助词的位置

在马来西亚华人英语里，疑问句中的助词经常放在主语之后，而且经常用would代替will。这在标准英语中有时也是偶尔可以见到的，但是在马来西亚华人英语变体里却比比皆是。例如：

(1) What you would do this afternoon? (马来西亚华人英语)

What will you do this afternoon? (标准英国英语)

(2) When they would like to go shopping? (马来西亚华人英语)

When will they go shopping? (标准英国英语)

## 2.2 反意疑问句的句尾

在反意疑问句的句尾，马来西亚华人英语倾向于一个句尾，即一律用“is it? / isn't it?”来表示反问。这似乎符合了某些语言应用上的经济原则，即流向马来西亚的先民们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把它简化了。例如：

(1) You are leaving Quanzhou tomorrow, isn't it? (马来西亚华人英语)

You are leaving Quanzhou tomorrow, aren't you? (标准英国英语)

(2) The teachers would not have a meeting this afternoon, is it? (马来西亚华人英语)

The teachers will not have a meeting this afternoon, will they? (标准英国英语)

## 2.3 动词的形态变化

在马来西亚华人英语变体中，动词的变化似乎并无规律可循，时态意义大多从语境中获得。例如完成时态，马来西亚华人英语常常用already来表示，这种特点主要是受到汉语（包括闽粤方言）的影响。另外，马来西亚华人喜欢

使用动词的过去时，常常用动词的过去式代替英国英语的现在完成体。因此可以说，从语言类型学角度看，马来西亚华人英语变体更接近汉语。例如：

(1) I went to Singapore already. (马来西亚华人英语)

I have been to Singapore. (标准英国英语)

(2) John ate full already. (马来西亚华人英语)

John has already eaten. (标准英国英语)

## 2.4 常用的句尾语气词

马来西亚华人英语变体中常用的结构语气词包括ahh、lah、one等等，这主要用来表示强调等修饰手段，或是不知觉受到中国南方方言影响的结果。这些句尾语气词的使用频率很高，它们来源于中国的闽粤方言。当你走在大街上或在学校里的各种场合，如果你听到So expensive—ahh, Sorry—lah, going—lah……等类似的英语，那么说这样的话的很有可能有马来西亚华人的背景，因为这是他们的英语变体里常有的用法。例如：

(1) Thank you ahh. (马来西亚华人英语)

ahh是马来西亚华人英语的一个最典型的句尾语气词，在他们看来，光用thank you来回答似乎太过简短，所以他们习惯在非正式场合的表达中在句末加上ahh，这样听起来柔和亲切。

(2) You see—lah, like that also you cannot do! (马来西亚华人英语)

Can't you even do such a simple thing? (标准英国英语)

(3) Why your parents so like that one? (马来西亚华人英语)

(4) This kind of things very hard to say one. (马来西亚华人英语)

以上(3)、(4)两例中，one不是代表数，而是代表一种语气。one在标准英国英语里作为数词和替代词，但在在马来西亚华人英语里却变成了一个句尾语气词。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的语气词在交际过程中传达的意思也有所偏差。例如，如果某人问你“Are you coming along?”用Yes—ahh来回答就不太合适，而应该用“Yes—lah”来回答。如果你的朋友告诉你他买了一套新房子，你用“Yes—

ahh”来回答就恰如其分，它的含义相当于“*Oh, really*”。

### 三、马来西亚华人英语的词汇及表达法

#### 3.1 马来西亚华人英语和标准英语的词汇含义偏差

词汇含义偏差是词汇变异的一种，这是英语本土化的结果，是来自标准英语的词汇在区域英语里发生变化，渐渐远离了ENL (*English as a Native Language*, 英语作为母语)的标准，大马华人英语变体赋予了标准英语的某些词汇新的或不同的意思。现举数例如下：

- (1) *driver*: 英国英语的*driver*指司机，而在马来西亚华人英语中，它指受雇驾驶私人汽车之司机，例如：

Carol is Mr. Smith's driver. (马来西亚华人英语)

- (2) *outstation*: 英国英语的*outstation*指远方的住所，而马来西亚华人英语的*outstation*既指出国又指出城；

- (3) *last time*: 英国英语的*last time*指最后一次，而在马来西亚华人英语中，它指的是从前。例如：

Last time he was a doctor in the hospital of this town. (马来西亚华人英语)

He used to be a doctor in the hospital of this town. (标准英国英语)

- (4) *hike*: 英国英语指躲藏，而在马来西亚华人英语中，它指增加，特别是指价格或税金的提高。

#### 3.2 马来西亚华人英语特有的表达法

(1) 几种常见表达方式。在马来西亚华人英语中，他们喜欢带有*suppose*, *if suppose*, *supposing*等的表达方式，这在新加坡英语里也可以见到。例如：

I like to go if suppose I hear there's a danger. (马来西亚华人英语)

Suppose you do your Ph.D. you have to work very hard. (马来西亚华人英语)

(2) Also的使用。马来西亚华人很少使用too，而习惯用also，而且将其放置在句末。新加坡英语也有这样的特点。例如：

This book is quite good also. (马来西亚华人英语)

I know that our teacher is joining us also. (马来西亚华人英语)

(3) Yet的使用。马来西亚华人常用yet，放在句末。例如：

I don't like that, yet. (马来西亚华人英语)

He is not the right person, yet. (马来西亚华人英语)

## 四、马来西亚华人英语的拼写习惯

在历史上，英语人于18世纪末开始，曾控制了马来半岛一个多世纪。英国殖民地统治时期，就在马来西亚大力推行英文教育，开始使用英语。英语在政治、法律、经济等领域占过主导地位，并融合了马来西亚当地语言和各方言的特点，经过近百年的演变形成了当今的马来西亚英语 (Malaysian English)，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Manglish (马式英语)。因此，在学校和正规的印刷品中，马来西亚人喜欢用标准英国英语的拼写，但在日常生活和网络传媒中美国英语的拼写也随处可见。显然，很多马来西亚华人也没有意识到这种差异，比如在强化英语学习或安装电脑软件时，很多学生都使用了美国英语的拼写，例如用schedule来代替time-table；用instructor来代替lecturer；用program来代替programme，等等。

尽管很多英语变体的词汇都对标准英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但马来西亚英语似乎并未只是使用一个标准而已。

## 五、马来西亚华人英语的成因及未来走向

以上粗略地介绍了马来西亚华人英语变体在语法结构、词汇表达以及拼写习惯等方面和标准英语不尽相同的一些特征，这些特性是英汉语言和中西文化在东南亚华人社区的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流的产物。由于在使用语言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会因其使用地域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地域变体和具体特点，语言间的影响是复杂的，笔者认为不能用简单的几个语言学术语加以概括。研究马来西亚华人英语变体的产生和发展，应该从该区域的语言生态总体入手，考察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

马来西亚华人英语变体的产生，和汉语及其方言以及马来语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华人华侨占人口比重较大的东南亚国家，闽粤方言和英语的交融与演变由来已久。闽粤方言词汇在英语里的渗透，涉及面很广，比较耳熟能详的例如Malacca, tea, ketchup, sampan, Mahjong等等，也包括现在正在进行的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即仍处在准状态的借词。例如笔者的一个马来西亚学生在一篇名为“Delicious Foods of Malaysia”里谈到最近在该国举行的“世界华商大会”时一种很受嘉宾欢迎的食物“Bakkutteh”，经过和他的细谈，才知道该词原来引自闽南话，就是在闽南也耳熟能详的杂碎汤“肉骨茶”。同样地，旧词新义也是如此，例如，为了体现中国人的称谓习惯，马来西亚华人英语常用cousin-sister或cousin-brother来代替英国英语的cousin，这样使性别更加清楚，体现了闽粤方言在词汇方面影响马来西亚华人英语的痕迹。此外，用重复表示强调是闽粤方言里常见的做法，也被带到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例如他们招呼客人时的“Come, come, come!”；“Sit, sit, sit!”以及“Eat, eat, eat!”等等，这主要是受中国汉语影响的结果。

由于有了英语的变体，英语的表达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作用也更加名副其实。马来西亚华人英语变体是众多英语变体的一种，它的形成独树一帜，它的发展对英语变体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同时对亚洲英语的发展也起到推动的作用。但是人们对英语变体的认识也各不相同，某些学者虽然承认英语的国别变体表达了各国民族的不同身份，但却没有把世界各地英语的本土化现象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位置。他们担心英语的广泛本土化后，会形成一种相互不能交流的局面。马来西亚华人英语变体和英美英语标准相差甚远，也未被受过良好英文教育的社会精英层所广泛接受。在马来西亚，政府为了促进竞争力，号召大家摒弃马来西亚土英语，从而操一口流利的标准英语。但另一方面，持多种标准的学者则认为，英语的国际化后，对世界英语的研究应越来越注重对使用者的研究，把语言看成是特定的社会语言环境下的一个活动。因此，语言学家必须重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英语使用者独特的文化身份在英语中的反映。这就是英语的本土特征，英语的本土化促进了英语的世界化，它不但不会使英语变质，反而会极大地丰富英语语言。因此，捍卫本地的土英语，就是不讲一个标准的“纯正”英语。相比之下，笔者比较认同McArthur（1998，1987），他认为大多数学者的担忧决不是对英语本土化现象的一种警告，他在强调英语的多元化的同时，对英语和拉丁语的类比进行了分析。英语的未来不可能存在唯一的世界标准，但也不会发展成为各种变体之间不能相互交流的多种语言。

尽管马来西亚华人英语的表达方式不是特别规范，不够地道，但是它符合了马来西亚本国的国情，又能满足人们交际的需要，显得亲切自如，是值得尊重和推崇的。笔者认为，随着“华语”成为华人族群的“正式官方语言”的

趋势逐渐形成外，未来马来西亚华人新生代也会成为同时掌握“华语”、“英语”和“马来语”的“新新马来西亚华人”，马来西亚华人英语变体应该变得更为统一并遵循一个约定俗成的规范，也会被大多数马来西亚华人当作相应的族群认同的标志，其社会地位将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且其独特的风格也会成为许多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对象。

\*本文属于“福建省泉州市社会科学研究（2006-2007年度）规划课题资助项目”的阶段成果之一，在成文及发表的过程中，得到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何启才先生的无私帮助，谨致谢忱。

### 参考文献：

颜治强，《世界英语概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李灵窗，《马来西亚华人延伸、独有及融合的中华文化》，福建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Quirk, R., “Language varieties and standard language”, **English Toda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 21, Jan, 1990.

Loh, Siew Kwi & Harrison, G., “The negative dual in Singapore English”, in J. Foley (ed.), **New Englishes: The Case of Singapore**. Kent Ridg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8.

Lee, J. F. K., “Functions of ‘need’ in Australian English and Hong Kong English”, **World Englishes**. Vol.21, No.2, 2002.

Platt, J. and Weber, H., **English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Bao, Zhiming, “The sounds of Singapore English”, in J. Foley et al (eds.), **English in New Cultural Contexts: Reflections from Singapo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Kwan-Terry, A., “The meaning and the source of the ‘la’ and the ‘what’ particles in Singapore English”, **RELC Journal**. 9, pp. 22-36, 1979.

Newbrook, M., “Malaysian English: Status, norms, some grammatical and lexical features”, in E. W. Schneider (ed.), **Englishes Around the World: Caribbean, Africa, Asia, Australasia**.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House, 1997.

McArthur T., **The English Language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McArthur T., “The English Languages”, **English Toda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